

新视界

# 在浩瀚的宇宙中，与爱相遇

##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与韩国“科幻热潮”

■ 韩性峰

2020年以后，韩国文学出版市场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科幻热潮”，而变化起点就是金草叶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的出版。《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是2020年以来韩国最佳畅销书之一，但备受关注的理由绝对不可能是因为35万册的销量，这本书对韩国科幻创作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在此之后出版的原创小说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科幻类，畅销单行本也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科幻。受此影响，纯文学征文活动和文学品牌也如雨春笋般出现。换言之，在韩国文学出版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关力量都聚集到了科幻领域。

正如《82年生的金智英》掀起“女权主义热潮”一样，《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在韩国社会也掀起了科学大众化、科幻大众化的热潮。从国内知名演员到音乐人，甚至媒体人和政客都在各种采访中提到了这部作品及其片段。这本书何以成为这种热潮的开端？因为《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将歧视的社会话题放在了被疏离的个体身上，不仅仅传达了一种科幻世界观，也在于它打破了科幻和非科幻的界限。

在金草叶创作以前，韩国当然也有不少优秀的科幻作品，但受众仅限于科幻迷圈子中，普通大众能阅读到的作品极为有限。就像金草叶在采访中说的：“不仅是韩国作品，就算把外国作品全部加起来，科幻作品也很少，甚至塞不满书架”。在韩国国内流行的外国科幻作品曾经少之又少，原因在于人们对科幻类型的强烈误解。科幻经典如《时间机器》大多建构的是科技发达的未来社会的故事。韩国读者认为，阅读科幻需要对科技有深度的理解，具备科学爱好者特有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而且，韩国图书出版市场出版推介科幻作品并不多，汲取这种养分成长起来的韩国科幻作家也主要发表类似风格的作品。如果说有一部作品消除了长期以来有关科幻的陈旧误解，那就是金草叶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

当韩国读者认为科幻是拘泥于古老体裁规约的小众类型并望而却步时，当活跃在韩国文坛的作家和评论家们仅把想象力用作扩大纯文学外延的工具时，当活跃在韩国科幻界的作家们苦心钻研欧美科幻“黄金时代”作品风格时，金草叶的作品打破了读者的固有成见，展现了韩国科幻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减少了以往科幻作品对科学技术的过度阐释，压缩世界观建构的部分，通过开展以故事为核心的情节，表达了韩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与情绪。这就是韩国大众对社会歧视的心理意识，以及建立于这种意识之上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关系。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能够打破韩国科幻文学的困境，首先因为这是一部对读者十分友好的作品，即使没有阅读科幻的心理准备，没有科学知识储备，依然不影响阅读。更重要的是，作品细致剖析了社会问题和与之相

中国火星叙事的新篇章正在开启。王侃瑜的短篇小说《火星上的祝融》入围第81届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小说集结了备受关注的主题，熔火星、人工智能、纳米机械、生命演化和中国神话于一炉，极好地诠释了科幻的独特性，具有鲜明而纯正的中国元素。

“祝融号”火星车代表了中国最前沿的火星探索，小说以“祝融号”为创作原型，“祝融号”探测器于2021年2月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以火神之名，奔赴火星之旅，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时空融合，体现了中国航天人的科学梦想和浪漫情怀，彰显着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自信。

以往经典的火星叙事，如金·斯坦利·罗宾逊创作的人类太空移民计划的《火星三部曲（红、绿、蓝）》、“2001 火星奥德赛”探测器命名来源的《2001：太空漫游》和安迪·威尔的火星生存指南《火星救援》等，一贯以西方作者主导的探险、征服和拯救的主题展开。科幻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科幻迷的至高理想就是“火星梦”。回顾中国火星叙事，如老舍的《猫城记》，映射了腐朽的、被迷叶（鸦片）所弥漫的晚清社会，凸显反乌托邦色彩；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叙事基调暗黑鬼魅，笔下的中国和美国笼罩着被超级电脑“阿曼多”统治和面临未来战争的阴影，也属反乌托邦系列。

而当下，“祝融号”登陆火星成为现实，中国式火星叙事有了科技支持，可以说《火星上的祝融》既有现实科技发展支撑的真实感又有无限幻想的可能性。作品从跨学科角度呈现了何为生命的原初思考，具有“太极式”的生命哲思。人工智能是否能算作生命？伊能刺激做出反应，能根据自身需要寻求发展，但伊没有生命周期，不进行物质代谢；伊经历过出生、成长却没过经历衰老、死亡；备份可以算是自我复制吗？繁殖又是什么？《火星上的祝融》想象



关的人类内心问题，得到了韩国作家与评论家们的认可。可以说，《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不是在韩国科幻界打造了昙花一现的明星作家，而是韩国科幻创作谱系的一种成就。

为什么《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所描绘的社会问题与人类内心问题会如此备受关注？一般而言，如果涉及社会问题与人类内心问题，如社会歧视，比起谈论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处理当前人们正在面对的问题会更加有效，对读者、作家和评论家而言，也是如此。

21世纪初期的韩国文坛流行的是集中描写现实世界的现实主义小说，对描写非现实世界的科幻与幻想小说视而不见。然而，对于追求小说趣味与感动的大众读者而言，是否更加准确地揭示社会问题并不重要，因此韩国文学逐渐备受冷落。换言之，过于有效地揭示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多难以得到韩国读者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文学也逐渐转向非现实题材的创作，反映社会问题与人类内心关系的非现实主义文学登场，以适当比例结合纯文学与科幻元素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恰巧在这种变化氛围日渐成熟之时横空出世。如果说韩国文坛所熟悉的科幻类型让读者在理性的冷空气中意识到人类物种的微不足道，那么同为科幻的《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则以感性的温暖抚慰了人类个体的孤独，刚好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也完成了纯文学的目标。

比如，收录这本书中的《光谱》，积极运用了讲述遭遇外星人的科幻次类型“第一次接触”的方法，但又把目光聚焦在陌生星球上遇险、没有外星人照顾就无法生存的人类身上，将科幻类型文学创作转向大众读者更舒适的方向。于是，主人公遇到了需要照顾弱者的外星人并与其相爱，又因为某种原因被社会疏离；终于等来了救援，却无法向其他人证明与外星人相遇的经历，最终被认定为谎言癖患者。这个孤独的人物的闪光点在于，从地球外界的视角发

### 《火星上的祝融》：

# 开启中国式火星叙事新篇章

■ 林叶

人工智能祝融在火星的生活，在祝融看来，人类的存在如此不经济，消耗资源，增加熵值。当人工智能祝融和共工发现火星古菌丝有生命标志，在没有人类命令的情况下，共工认为“它们对我们产生了威胁，人类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祝融和共工从合作转向斗争，然而他们的分歧在于，是否要坚定捍卫可能的生命。祝融和共工为各自的生命观而战，在神仙打架中触动了不周山，使得埋藏火星地底的古菌丝集体涌上火星地表，奇迹般地完成了创世。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祝融成为了火星古菌丝演化而成的火星人类的神话人物，从而完成了神奇的生命转化，作品具有一种开阔的“太极式”的生命科学哲思的智慧表达。

《山海经》作为科幻灵感来源，在《火星上的祝融》中，可以明显读出上古神话的味道，同时也呈现新的科学构思。神话科幻的写法对于科幻想象或许相对保守，但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手法同时激发了世界其他国家科幻爱好者的文化心理机制。区别于先秦古籍《山海经》的神秘性的奇幻书写和鲁迅《补天》的启蒙性呐喊，《火星上的祝融》以“硬科幻”的写作手法，立足于中国科技的前沿发展，开启了中国式火星叙事的新篇章。

王侃瑜之前的代表作《海鲜饭店》带有异域风情，而在

现了人类艺术与爱的奇妙经历。身为人类，无法完全感受、理解外星人，却依然努力建立隐秘关系，这样的经历在人物内心深处留下了微小的温暖。得益于此，不熟悉科幻的读者也能愉快阅读。

前文提到，《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展现了对社会歧视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书写个人成长与建立社会关系，这种主题备受欢迎。金草叶书写这样的情绪和主题可谓水到渠成。她毕业于知名工科大学的化学专业，创作科幻作品自然得心应手，同时，她是二十几岁的女性，也是残障人士，所以从弱者的视角考虑社会歧视问题，并通过作品成功诠释。当然读者会知道这部小说集并没有对社会歧视直接表露出明显的政治主张，反而展现人物行动面前的犹豫和苦恼。在与使自己成为弱者的外部压迫作斗争的同时，也在反思使他人成为弱者的自身权力。在这种人性困境中，主人公们犹豫不决，但作品没有停止讲述对社会的愤怒与绝望，这样的科幻书写把彼此相隔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展现社会歧视的问题意识，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简单地止步于科技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处境，而是更注重个人成长和走向社会关系之中。随着作品的展开，主人公们离开科技构建的少数人的乌托邦，甘愿为大多数人而战，怀着爱意，实现最终的自我成长。这一点在《朝圣者为什么不再回来》中尤为明显。在《朝圣者为什么不再回来》中，高度发展的基因技术可以使受损或者残障的身体变得健康，但由于科技的好处不能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于是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歧视。在指认造成差别的社会结构方面，作品与此前的韩国科幻大同小异。但作品更进一步，塑造了那些试图改变更严重的歧视局面的人。作品积极谈论了社会歧视与不平等情绪，此外包括老年女科学家在内的登场人物，大多为女性，这些女性积极进取、性格勇敢，努力克服失败的恐惧，踏上人生之旅。

阿尔法狗、新冠肺炎以及全球变暖，科幻作品中的常见设定如今近在眼前。随着极其科幻的灾难状况浮出水面，受害者与被冷落者的两极分化正在全世界上演。而在这种世界形势下，韩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分裂状态，无论是世代、性别还是政治倾向。身处矛盾中心，金草叶通过《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所传达的信息，不是来源于他者的某种伦理性感悟，而是通过塑造摆脱社会压迫、百般犹豫苦恼之后决定为自己做出选择的人物主体，展现人物在未来可能的世界中挣扎的力量。这种来自未来的力量可以转化为当下读者向更美好未来的奋斗动力和期许。金草叶的科幻作品正以这种方式对生活在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影响，使之成为韩国最具时代感的科幻小说。

（作者系韩国哈勃出版社社长，原文为韩文，由译者春喜翻译）

关注

在科幻电视剧《三体》中，遥远的“三体”文明利用超能计算机等“黑科技”把汪淼、史强、丁仪等人的视网膜都刻上了“你们是虫子”，这类类似古代“戮刑”，在面额上刻字以示羞辱、谩骂乃至妖魔化。于是只要睁眼就能看见这个侮辱性极强的魔咒——“虫子”。接着，三位主演从自嘲自卑、酗酒抛书而自暴自弃乃至颓废绝望，一发而不可收，关键时刻刑警队长史强站在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规律的高点上厉声发问：“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类的技术水平差距大？”

这犹如当头棒喝，让汪淼和丁仪豁然猛醒。按照电视剧《三体》的设定，虫子与人类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人类与三体世界的差距。想一想吧，虫子们不仅活得比人类久，按最新的研究，虫子已在地球上存活了4亿多年，这期间地球发生过多次生物灭绝，但虫子们一次次死里逃生，安然无恙到如今。虫子的种类多不胜数，虫族的总量比地球上所有动物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大无数倍。曾几何时，人类竭尽全力要消灭虫子，每一“招”都堪比人间的核武器。但几千年来到现在依然胜负未分，虫子并没有被人类灭绝，还照样翱翔于天地间。

所以当汪淼和丁仪对史强表达敬意，并联手举“啤”洒酒遥祭“虫”魂的时候，“虫子”这个著名的文学意象，令人想起鲁迅。他不仅盛赞法国文坛名著《昆虫记》“很有趣，也很有益”，是“讲昆虫故事”的“楷模”；还在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很多虫子的故事：“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秋夜灯下，鲁迅看“那老在白纸上爬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对于苍蝇，鲁迅指出“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鲁迅的结论是，古今君子“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呢”。以“虫”为师，这大概是只有鲁迅才可能具备的观照观点与文化情怀。

不同于类似纪录片《昆虫帝国》《昆虫总动员》的科普宣教，在科幻创作中，虫子往往作为敌对形象一再现身：《星河战队》三部曲中，地球遭到来自外星星球的昆虫袭击而民生涂炭，国破家亡。悲愤交加的主人公率军抗战，但又低估了外星昆虫的实力，十万战士几乎全军覆没。面对漫山遍野潮水般涌来的虫敌，侥幸逃生的主人公意外得知了虫族的秘密，对其“王虫”所在的星球发动“奇袭”，最终攻克制胜。后两部表现新品种的虫族悄悄入侵主人公的基地，新“虫敌”虽然微小难辨，但能够寄生在人类，变成“披着人皮的虫族”。这就映射出审视地球人类社会的深刻寓意，通过对比来彰显“虫族”的“人性”。果然，在士兵舍生取义而“元帅”贪生失职的故事情节里，终于消灭了“王虫”，获得“人对虫”的胜利。除此以外，其他“虫子”的科幻形象多为面目狰狞恐怖，无不隐喻为虚拟时空的侵略本体和罪恶的化身。

美国科幻大片《蚁人》写了四种昆虫：木蚂蚁、子弹蚁、火蚁和蚂蚁，在高科技的剧情“对决”中，讲述“小偷”逆袭而成功的励志故事。在这部作品里，虫敌、虫群成为忠诚、机智、团结、正义的生物象征。和恐怖的死亡“幽灵”不同，《沙丘》中的“沙漠之主”是当之无愧的“虫类王者”。这种生活在“厄拉科斯星”上的巨型生物，人类难能视其“全貌”而被外星原住民称为“沙虫”。其完整形态的体长在数百米以上，张嘴巨大无比，内含上千根类似“茎须”却无比坚硬的牙齿，象征着充满哲思的《沙丘》式家族斗争及社会谋略的“吃人”属性，旨在揭示权力、信仰的腐败、虚无和人生命运道德困境。

还有《失落的大陆》描绘巨型蚊子，《金刚：骷髅岛》刻画骷髅爬虫等，情节离奇荒诞，形象夸张怪异。《黑客帝国》里的机械虫貌似“皮皮虾”，其实具有高科技的监视追踪功能，被放入主角尼奥体内，在“矩阵”的虚拟时空里，探索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未来“存在论”、自由意志、地球命运及道德价值等现实问题。形象变幻莫测，故事情节乖戾，虚实惊悚却“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尼奥“救世主”般的空前传奇。

科幻动画电影《金电子》书写“萌虫”家族的亲善温馨、勇敢智慧和励志成长，在轻松欢乐的喜剧氛围中，诠释了友情、坚毅和理想的梦幻与启迪。近来的电影中倒是“昆虫食品”的科幻美味备受青睐，如《流浪地球》中现身的“蚯蚓干”令人神往。

近年来，以地球生物为样本基准来研究宇宙中可能出现的生命形态，与刘慈欣幻想的“宇宙社会学”不谋而合。“宇宙生物学”等研究逐渐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面对高科技的时代洪流，涉及“虫子”的“虫子感”及其变种如农场主的“火鸡”、二维平面“生物”等等，已使不少观众惊叹物种的奇妙和想象的发达。不过，以史强为代表的现实人物的刚毅与忠勇不可忽视，当汪淼遭遇三体文明安排的“倒计时”，满怀迷茫和对死亡及未知世界的恐惧，是这位还需读《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天文知识的史强在自己胸口上绑定了自制的“倒计时”，誓与汪淼同生死共命运：“如果你归零了，我也跟着你一起归零！”科幻作品中“虫子”的形象，也反射着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团结、刚毅的品性。（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 「虫子」随想

■ 刘为民



猿人、虫子的现代性关联。图为作者用AI绘图工具绘制

新书推介

【德】布兰登·莫里斯，《牧羊人1号》，纪永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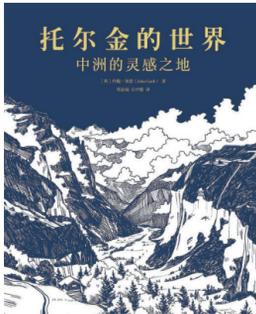


该系列丛书包括《科幻理论的未来版图》《科幻创作的未来版图》《科幻产业的未来版图》三本，分别探讨科幻理论研究、科幻创作和科幻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对中国科幻应该如何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索、尝试和总结，为中国科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是一部有趣的“硬科幻”小说，具有令人信服的技术细节与窥探宇宙起源的宏伟野心，小说故事融合了悬疑、阴谋、双面间谍、绑架以及其他奇特的事件，人物形象鲜明，启发读者思考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我的命题，适合科幻迷和悬疑文学爱好者阅读。

【英】约翰·加思，《托尔金的世界》，邓嘉宛/石中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托尔金读过的书，行过的土地，见到的人世风景与自然风光，以及无法割舍的山与湖、古迹与人烟，成了中土世界的灵感来源。本书作者以严谨而诙谐的姿态追溯托尔金的创作灵感，收录的插图、地图、古今照片展现了现实世界与托尔金“传奇”世界之间的交集，是一部艺术性的学术著作。

蒋一谈，《小丑岁月》，中信出版社，2023年8月



本书是蒋一谈的首部科幻短篇小说集，作者用沉静冷峻的笔触书写科幻故事，在“未来式”的图景中铺陈思辨色彩。“禅修”“中国式亲子关系”等的引入，更深入地探索了科幻主题本土表达。在本书中，人类与机器人并肩而立，一起探究幽微人性、审视时代症候，回应对现实议题的深刻追问。